

&gt;旧事

## 六十四年前的故事

□ 魏向阳

随着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出：“滇藏铁路丽香段全长139公里，设计时速120公里，南起丽江市，向北跨越金沙江，经小中甸至香格里拉，穿越藏族、彝族、白族等民族聚集地，被誉为‘最美藏天路’。滇藏铁路丽香段建成通车后，云南丽江至香格里拉仅需1个半小时，昆明到香格里拉5小时左右，对补齐滇西北地区铁路网络，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促进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。”看到这段新闻内容后，坐在电视机前的91岁的老父亲激动不已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条标题为《滇藏铁路丽香段哈巴雪山隧道正洞中导洞贯通》的新闻，竟会让父亲感慨万千。他情不自禁地给我们讲起六十四年前，他随部队在滇西北的金沙江上架设桥梁，以及他的腰伤是怎么落下的往事（以下内容将用第一人称叙述）——

1959年春节刚过，我所在的工兵营组建了送复员老兵回家的工作队，作为司务长的我，也被抽调到该支工作队。我们具体的工作，就是负责把100多名复员老兵从部队带到四川泸州等县、市，交给当地的人武部。我自1948年参军后，一直没回过家。于是，我就趁送复员老兵回乡的机会向部队请假探亲，军干部处批准我可以在家住七天。于是送完老兵后，我经重庆到贵阳，坐火

车回浙江老家。

那时交通不便，一路走走停停。但我也终于回到了浙江浦江老家，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母、兄嫂等家人。那时候全国都在搞大跃进，除了年老的父母及年幼的侄儿侄女在家外，家里的其余人员都去修建通济桥水库了。我在家住到第三天，就接到部队发来“速回，有任务”的紧急电报。于是，我连忙赶到水库，看望了哥哥、嫂嫂和姐姐、姐夫，就于当天启程返回部队了。后来，我姐夫于1959年去世，我父亲于1960年去世，如果那时我没有回去探亲见他们，就会留下终身遗憾了。

又是一路波折，匆匆赶回云南大理，我很快结清了送老兵复员的账目，便搭乘解放军六十医院的救护车，前往中甸县（今香格里拉市）。此后，我又转车去到金沙江边的格浪水——我们营部所在地，便立即投入某一军事任务的后勤保障工作中。

我们工兵营负责在金沙江上搭建浮桥，让参战部队的人员、车辆和物资渡江，还有一个连队在海拔约4300米的白马雪山垭口疏通道路，保证运输车队通过。金沙江大桥尚未架通前，军用物资运到格浪水后，便由工兵营的战士或扛或背，沿搭建的简易浮桥运到江对岸。有一次，我背着一袋一百公斤重的大米下坡时，不小心被一

块石头绊倒，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。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脊椎已经骨折，只感觉一阵剧痛，自此落下了下雨前就腰疼的病根。直到二十年后，我在转业前体检拍X光片时才得知，我的脊椎已经是陈旧性骨折了，后我被评为三等乙级残疾军人。

还有一次，我给四位战友送雨衣，要送到他们的驻地——白马雪山垭口。我从格浪水挑着雨衣经过奔子栏、东竹林寺后，在山腰与一队藏族同胞的马帮相遇。他们热情地帮我把雨衣放在马驮子上，拉到白马雪山垭口的二连所在地。这次经历也让我体会到了各民族的团结，以及军民鱼水情。二连驻扎的雪山垭口海拔高、路难行导致供给不足，特别缺乏绿色蔬菜。为此，我还带着炊事班到附近山沟里去找野菜来改善连队的生活。

1959年7月，金沙江大桥通车了，我们部队才回到祥云县的云南驿驻地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作为新中国的保护者和捍卫者，六十多年前在香格里拉、金沙江河谷执行架桥、铺路等任务，为滇西北地区的和平安定和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虽然我个人起到的作用不算大，但也在此作出了奉献，尽了应尽的职责。

我希望等丽香铁路通车后，能够坐上火车到香格里拉故地重游。

>闲话  
父亲的奖状

□ 尚鹏敏

小时候，家里最庄重的地方就是客厅，因为墙上贴着几十张奖状。那是父亲几年军旅生涯的“荣誉墙”，有“优秀士兵”的奖状，也有父亲在一些比赛中获的奖状，还有两张是他在抗洪救灾中表现优秀得的奖状。

奶奶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鸡毛掸子，每隔几天她就会拿起绑着鸡毛掸子的竹竿，踮起小脚，颤巍巍地掸去奖状上的灰尘。爷爷则是时不时就将眼睛看向那面墙，一改平日的严肃，脸上带着笑意。

那些奖状都是20世纪80年代父亲在军队服役时获得的，而我出生在90年代。到我上学认字，能完全看懂奖状上的内容时，十几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，可它们依旧崭新。在爷爷奶奶的心里，它们有着让老宅蓬荜生辉的力量。

父亲也在乎这些奖状。他退伍后，在镇上的派出所里当辅警，每周都要值几次夜班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把他对军队和祖国的热爱之情转移到他所负责辖区的群众身上。母亲忙于做小生意养家，他们都无暇照顾我，只是每月回老家看望我两次。

父亲回到家后，也会站在一面“荣誉墙”前沉思。已经读书且爱写作文的我常常觉得，父亲不是在凝视奖状，而是在回忆他在军营里度过的青春岁月，军营是他心之所向的远方。

后来，爷爷奶奶相继离去，父母就把我接到了他们在镇上租的屋里生活。搬家时，我很诧异，那些被爷爷奶奶和父亲视为珍宝的奖状，竟然原封不动地贴在老屋里。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带回镇上。父亲说：“那是让爷爷奶奶为之自豪的源泉，应该把它们留在老屋里。”

我明白了，那些奖状是他对爷爷奶奶的殷切期望作出的回应，是他激励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无愧于国家的见证。在他心里，爷爷奶奶和那些奖状分别意味着家和国。

后来，每年的“八一”建军节，或者爷爷奶奶认为重要的日子，父亲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回到老屋，他像奶奶一样，认真打扫房屋，擦拭奖状上的灰尘。长大后，我渐渐明白父亲擦拭的是他心中的家和国，也是对我和弟弟的期待。

如今，我和弟弟已经长大成人。我成了一名人民警察，弟弟在军队服役。我们像曾经的父亲一样，用各自的方式，守护着心中的家和国！

&gt;杂记

## 那年的“八一”

□ 马庆民

十多年前的夏天，我随部队赴重庆执行保障任务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去重庆。

在去之前，我对重庆并不算陌生，因为从小就在课本里面看到过它的名字，读到过它的故事。但在我有限的认知里，重庆处处是台阶和陡坡，那里的人每天都在和山较量，有着永不低头的韧劲和倔强；重庆一年四季阴雨连绵，那里的人每日都在和水较劲，同时也有着浑然天成的清秀与灵气；重庆是顿顿离不开火锅的“江湖”，有着豪情万丈的辣与温婉细腻的麻……

所以，人还未出发，我的心已经在路上了。

但两千多公里的行程，却并不是那么美好。那时的军用卡车还没配空调，且拉着满车的装备，只能龟速前进。车队在“蜀道”上颠簸了几十个小时，一路翻山越岭，记不清有多少个“连续长上坡”，也数不清有多少个“连续长下坡”。正当我们“人困马乏”之际，神秘的山城——重庆出现在了眼前。

可浩浩荡荡的车队并没有直接进城，而是驶入了一个城郊的小镇，与重庆隔江相望。

事实上，还来不及仔细打量，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安营扎寨，紧接着便投入了紧张的“战斗”。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演习部队的物资保障和人员输送。所以，在任务往返过程中，我喜欢盯着近在咫尺

的重庆市区，想入非非。

一天傍晚，我和司机大勇接到任务：去转送一批物资。但在离目的地还有几公里的一条小路上遇到了麻烦——车轮陷进了刚下过雨的泥坑里。大勇一顿操作，车轮却越陷越深，整个车身也往旁边的山沟倾斜。大勇说，拔一些稻草塞进车轮下应该可以自救。他的提议遭到了我的反对——我的理由是破坏老百姓的庄稼会违反纪律。但大勇反驳，如果车子翻了咋办？

“那也不能违反纪律！”我态度很坚定。

“但耽误了任务，谁负得起责任？”大勇说。

……

正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位老人刚好经过，他放下手中的农具，蹲在车轮前查看一番后，说：“你们等我几分钟，我有办法把车搞出来。”

果然，没过几分钟，老人抱着一床被褥一路小跑而来。我们还没来得及领会老人的意图，他已经将被褥塞进了车轮底下。

这个方法果然有效，被褥增加了摩擦力，车子很快出来了。看着满是污泥且被扯烂的被褥，我提出赔偿。但老人一口回绝，说：“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，经常有这种卡车来这个基地，都是来救灾的，解放军对我们有恩，一床被褥算得了什么？再说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感觉亲着呢！”说完，老人卷起地上裹满泥巴

的被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这是重庆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——淳朴善良，可亲可爱，重情重义，可敬可交……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迎来了“八一”建军节，那天任务完成后，队长说他自掏腰包请我们去吃火锅。

一路欢声笑语，东绕西拐，我们走进一家百年老店。不一会儿工夫，琳琅满目的肉类、蔬菜就端上桌来。不爱吃辣的我，把火锅里的麻辣辣椒全都捞出来，堆成了“一座小山”。或许，这就是重庆的魅力，它藏在那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的火锅汤里，让人垂涎三尺，欲罢不能。

直到吃得头冒热汗，胃里再也容不下更多食物时，我们才发现整个店里就我们两桌，其余几桌全是空着的。有人质疑队长找了一家不正宗的小店，认为这家店的生意太差了。

但走出门口，我们才发现店门外贴了一张大红纸，写着：本店今日只招待亲人解放军，其他食客可以去隔壁店，或明日再来，敬请谅解！

瞬间，一股暖流涌动。

第二天返程时，当车队缓缓行驶上高速公路，我回头凝望云雾缭绕中的山城，心里生出了敬畏，感觉沉甸甸的。

因为在重庆的经历，我读懂了那里的山，那里的人，那里的一种情。虽然很多年过去了，但我不会忘记那年的“八一”，那年的重庆！